

#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文学观探析

杜娟

(山东艺术学院学报编辑部 山东 济南 250014)

【内容摘要】作为解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德里达从解构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文学是一种建制”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追问“什么是文学”,对文学与文学性的问题进行阐释与思考。从这一意义而言,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文学观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审视文学的崭新视角。

【关键词】德里达 解构主义 文学观

中图分类号 J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6-0114-03

雅克·德里达,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解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德里达积极参与了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反形而上学的传统争论。在其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德里达从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出发,阐释了自己的文学观,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审视文学的新视角。

—

何为文学?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在于文学仅是文学自身而不是别的。这种回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然而,文学到底是什么?这成为文学家历来的追问。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也不例外。德里达站在反形而上学的立场上,对人们在二元对立基础上就文学本质问题作出的思考进行解构。德里达何以探寻文学?我们看到,其解构主义哲学理论过渡到文学是有理论前提和背景的。

首先,德里达认为全部科学文化都是在语言中生成的。这一命题的提出至少可以追溯到康德。康德一方面认为人类利用感性是无法把握世界的,感性是杂乱不定的;另一方面,认为大陆理性主义的理性之外只是一些虚妄的“理念”,而无经验对象相适应。于是,他把靠理性可以把握的世界限定在经验和知识的范围内。后来,新康德主义又将范围扩大到文化或人类学。现象学从反对心理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虚妄性出发,一方面,不否认物理世界的存在,但又认为物理世界不可能提供给人们所追寻的普遍必然的真理,认为这种真理只能在纯粹世界中才能够得到;另一方面,又认为纯粹精神世界并非心理主义的,并非是主体对物质世界反映的结果。因而,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等在精神世界里构筑的关系是思想观念的关系,而非事实性关系,它的内容只能是一种意义。

德里达继承了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几何学起源导论》一书中,他赞同胡塞尔悬置时间与空间范围内的事实因素,利用内在先验还原的方法,把几何学这种人

类共同的东西,视为人类存在着的共同的、内在的、具有纯粹语法和规范的结构,这种内在结构无论文化或语言的差异多大,相互理解和翻译都是可能的,这是人类共同世界一般的语言和文化。同时,德里达指出,语言活动只能存在于一个没有绝对同一性的语言中。语言是在时空中形成和表象着的,它是生活和人的“存在”方式。因此,由语言构成的哲学和文学作为社会科学只能是意义的阐发。

其次,在确定语言是文化符号的前提下,哲学与文学是迥然不同却又是一致的,一致之处即隐喻。隐喻作为一个修辞格,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其定义为:“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其应用范围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推”<sup>[1]</sup>。德里达认为,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提出了隐喻的系统定义,这定义“无疑是最清晰、最精确,并且无论如何是最普遍的”<sup>[2]</sup>。黑格尔曾在《美学讲演录》中说:“每种语言本身就已包含了无数的隐喻,它们的本义是涉及感性事物的,后来引申到精神事物上去。”德里达在《白色的神话》中表达和发展了这种观点。他说:“隐喻似乎牵涉到哲学语言在它整个领域中的用法,恰如所谓的自然语言在哲学话语中的用法,即自然语言作为哲学的运用。”<sup>[3]</sup>此处说的是哲学语言遮蔽了日常语言的感性图像,使它自身同时也成为一种抹去隐喻的隐喻化过程。

可以看出,德里达在对语言的隐喻性分析的基础上拆除了哲学和文学的鸿沟。德里达指出:“概念、基础和理论的价值是隐喻性的,它们拒绝任何超隐喻的分析。让我们不要坚持那种将每一种理论观点置于阳光下的视觉隐喻。所谓基础的东西对应于人们渴求有一种永远坚固的地基,一种人工建筑的支撑物欲望。这类隐喻性的价值有它自身的历史。”在这段话中,德里达强调了作为哲学文本的隐喻性。不管传统的哲学话语如何将自身远离隐喻,以示和文学文本的区别,但德里达认为,这是无济于事的,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没有质的差异,因为它们都使用着隐喻这一古老的话

语体系。德里达还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解释了此问题,人在洞穴中看到被照的东西,穴中有一个光源(太阳),并逐渐从黑暗走向光明,哲学即起原始作用的太阳,它是隐喻。这样,哲学与文学不可逾越的墙就被推倒了,从事哲学同文学一样,都是一种隐喻性的写作活动。

再次,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目的在于反对自古希腊两千多年来的形而上学传统,即反对主客对象性关系下的二元对立模式以及以思辨方式和逻辑手段所建构的传统哲学体系。德里达认为:“所谓形而上学,就是依赖一种无懈可击的基础,一种第一原则或不可怀疑的根据,来建造整个意义等级的思维体系”在这个等级中,“所有超越、意识或良知、上帝、人等等都表明了显然的永恒性”。在德里达看来,形而上学的“永恒性”原则实质上是假言命令,这种以假设为前提的理论基石是不牢固的,是一种虚妄的理想的东西。进而,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展开了解构式的追问。德里达认为,文学作品一旦形成,就意味着在场的消失和死亡,同时又存在于阅读的新的在场中,因而文学作品作为在场的消失和重建活动,其终极意义是无法确定的。这样的推论就摆脱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束缚,这是德里达渴求的事情,关注文学也就成了德里达哲学极其重要的部分。可以说,德里达始终是在哲学和文学的边缘中写作的。

## 二

以语言的隐喻性拆解了哲学和文学的鸿沟,对“文学是什么”的回答自然既是文学性的,又探寻了一种合法的文学的哲学意义,尤其是在哲学和文学边缘下写作的语言的意义。

关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德里达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sup>[1]</sup>德里达对于文学的这一界说,也在阐明文学是什么的问题。

首先,传统哲学式的提问“文学是什么”要求从内在属性上对“杂质”加以排除、从外部形态上加以限制解答。德里达给出的却是一个赋予自由和授权式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中“是”一词所具有的排他性和限定性,在“讲述一切”的开放效应下被抵消了。文学“讲述一切”的自由,不仅指社会机制授予讲述者的权力或社会、法律、政治赋予文学的保障,也指语言自身所具有的力量。“文学”这种建制既不存在于自然中,也不存在于人脑中,它的形成是由社会运行程序所带来的。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建制存在于力量的关系网中,存在于维系它的法则中;另一方面,它又不在法则的控制之内,不能由寻常的社会、经济、历史的思路所囊括。称文学为一种建制,毋宁说它是一种“没有建制的建制”。

其次,以文本为载体的写作或阅读等文学行动,不断在颠覆文本的意义中形成新的意义。这样,写作、文学文本及文学阅读的含义就超出了传统文学的意义。但是,文学文本是不确定的,它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结构体。探讨它的起源问题就和它的终结问题联系在一起。正如德里达所说:“这是一种毁灭的历史、一种制造事件以供讲述并将永不出现的记忆的叙述。”<sup>[2]</sup>这些文本形式多种多样,不是单纯的文学文

本,而是涵盖了理论的、哲学的、社会学的形态。文学的语言所具有的“能力”就是一种独特的标记,也应该是可以作为标记而重复、反复的。这样一种重复、仿效的机制是形成性的,它是普遍的也是绝对的,它是历史的浓缩又是现实的存在,它似是而非、既属于又不属于界定的一类。因此,文学的“建制”比其它门类如历史或哲学的话语更有力。因此,作为文学文本,德里达认为“文本大概就是门、入口”<sup>[3]</sup>。文本除了说出或描述出它自己是文本之外,它什么也没有讲,什么也没有描述。所以,德里达说:“文本除了无休无止的异义扩延,它不讲述任何确定的东西,不显示故事自身以外任何可辨认的内容。”<sup>[4]</sup>

再次,在关于文学是什么的回答中,德里达阐释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原因,即形成文学这样一种奇特经历的法则或建制。这种建制,据德里达说,是由构成文学的语言所具有的“能力”决定的。这种“能力”是由于一种独特的标记符号开始与自身不同,经不断仿效,形成了特质,这种特质含有了一定的普遍性并形成了其浓缩的历史。正是由于符合自身产生历史的这种不可替代性,才使法则永远不可能结束和完成。但是,对于文学法则又必须加以规定,否则,就无法回答“文学是什么”,这又不得不依靠理性。德里达不无矛盾地说:“本体的经验,不多不少,处于形而上学的边缘。文学大概就处于一切的边缘,几乎是超越一切,包括其自身。它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东西,或许比世界更有趣。”<sup>[5]</sup>因而,对文学自身的探寻是永无止境的。

## 三

既然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生生不息,那么由这一问题的同一性所表明的形而上学性质就昭然若揭了。于是,德里达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就自然过渡到克服形而上学性质的对“什么是文学”的思考。

对于文学而言,没有任何文本实质上是属于文学的,德里达的回答是:“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不是文本的内在物,它是对于文本的一种意向关系的相关物。这种文本的文学特性记录在意向客体的一边,可以说,是在其知性结构中,而不仅是在纯理性行为的主观性一边。”<sup>[6]</sup>这就是说,“什么是文学”在德里达那里相对地体现为文学性,这种文学性是不内在于文本之中,而是被阅读召唤和复活的文学特征。文学文本不属于任何话语,但对所有的话语开放。德里达说:“这大概是趋向文学的一种态势,也许是一种不充分的态势,但却是必要的,没有作品、没有绝对独特的性能,就没有文学。”<sup>[7]</sup>作品的这种独特的性能就是文本召唤阅读的一种意向性。德里达认为,文本是一种意向性,它不断地引导我们指向称之为“文学性”的东西,它在淹没建制中生成和呈现。作为文学文本,它处于巨大的传统的阴影之中,在突破这种传统的过程中,使得旧的传统获得了新的意义,正是这种不断地展开在文本—阅读—文本之间的生成和呈现,文学才得以实现。

德里达还进一步针对文学批评要求揭示文学的独特性问题加以探讨和解构。德里达认为,对于文学批评要求揭示独特性的问题,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从揭示文本的独特性出发,一部作品才永远是独特的,并且是重要的;另一

方面,作品有其建成作品主体的、处于“内”与“外”的边缘,这个“边缘”即作品的唯一的基准所在,既是唯一的,又是可分割的。所以,导致当独特性始终存在时,绝对的独特性就永远成不了事实,成不了客体或存在本身。这就是传统的文学批评逻辑所导致的自相矛盾的后果。因此,任何作品的独特性都在于它独特地表现独特性与一般性两方面。

德里达从解构主义角度出发,认为文学批评所追求的独特性,绝不是唯一的和恒定的,也不是一次性的,“独特性”是一个标记,一个区别于自身的内在标记。文学的“独特性”存在于写作与阅读中,正是在写作与阅读之间的抗争中,批评家重复、肯定并尊重原作者,同时又将其隔离别处,从而显示出文学之为文学的东西。德里达认为:“在我们既不知道法是谁,也不知道法是什么的地方,也许正是文学的发生之地。”<sup>[9]</sup>所以,我们欲和文学之间建立起一种完全的认知关系,愈想知道文学是什么,就愈背离文学的本身。德里达指出:“在愚弄法的一瞬间,文学超越了文学。它在划分法与非法的那条线的两侧。”在德里达这些近似含混的语言中,我们体悟出他所表达的意义,即在意义不断建立、超越的边缘间,文学之为文学得以产生。

此外,文学文本并不是一般性的文本,这种文本的最一

般的总体结构作为“本体论的”或“下部基础的”应当尽量避免,它只能提供一种特殊的线索,教给我们更多的、有关一般写作范畴的内容,否则将陷入同一性的形而上学中。同时,要看到文学是通过自己制造事件,体现出违背、转化因而又制定自己的构成法之中建制的。文学事件由于其“不可能”性而很难加以证实,没有一个内在的、十分确定的标准担保一个文本实质上的文学性,文学作品的全部要素不是文学本身,它只是文学分享和借用的特点,是在其他文本中也能找到的“什么是文学”的构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德里达在解构主义理论方法的指导下,力图超越传统的文学本质观,不断追问文学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德里达对文学自身的探寻正如他的解构主义所理解的,是一种不断分延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2]德里达.哲学的边缘[M].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
- [3]德里达著,赵兴国等译.文学行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上接第108页)磨下,“申沐清”最终精神崩溃,在小阁楼里孤独地喝药自尽。小说中的这位父亲是异域社会中无地位无身份父亲的真实写照,是无数作为眷属的移民父亲生存现实的缩影。梦被现实无情地击碎,主体地位从中心一下子退到了边缘;家庭的期望与重担使这些昔日的佼佼者们丧失了天生的优越感;主流社会的排挤和揆弃使他们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一天天地消失,直至人格重创甚至精神崩溃。他们既失去了心理上的归属,也找不到新的精神依托,最终酿成一个个悲剧。

由上述两类父亲来看,严歌苓的小说是有鲜明的“审父情结”的。她用冷静的笔调为我们细致地展现了父亲这一形象在异域中是如何因为男性地位、身份的变化而逐步异化的过程。从更深层面上看,严歌苓对父亲形象地描写还有明显的文化思考的痕迹,可以说小说中的父亲所经历的生存危机与心理危机也正是不同文化冲突、冲撞的结果。它体现出了作为移民一代的父亲在进入异国他乡之后,是如何丧失了原有的文化依凭和社会地位,在新的环境里又如何被异质文化排斥、疏离的生存事实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严歌苓对于父亲形象的解构和颠覆正是她对中西文化交锋、冲撞思考的结果体现,这其中既包含了她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与僵化的批判,也包含了她对西方文化的狭隘与排他的反思,这就使其小说超越了一般移民小说生存关注

的写作层面,而具有了文化反思、文化批判的高度。

参考文献:

- [1]庄园.严歌苓访谈[A].华文文学[J].2006(6):100.
- [2]严歌苓.风筝歌[A].白蛇·橙血[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262.
- [3]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77.
- [4]严歌苓.冤家[A].白蛇·橙血[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248.
- [5]弗洛伊德.图腾禁忌[M].中国民间出版社,1986:192.
- [6]陈思和主编.中国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7]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 [8]陈涵平.北美新华文文学[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 [9]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10]刘登翰主编.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 [11]陆薇著.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7.